

扬州宋三城平面形态复原研究*

叶亚乐 王学荣 武廷海

提 要 南宋时期扬州城形成了由大城、堡垒城（宝祐城）和夹城三个部分构成的“宋三城”格局，既有南宋军事城池的共同特点，又有自身鲜明的形态特色。根据扬州城市遗迹与考古信息，将《嘉靖惟扬志》所附《宋三城图》所示城市形态在现代地图上准确落位，并参照同时期案例与国家筑城规范，复原城市营建的关键细节，最终绘制出《宋三城平面形态复原图》。研究表明，《宋三城图》中城市形态信息与已有考古发现基本一致，且与宋代营城例证和国家筑城规范相符合，认为很可能就是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年）编纂的《宝祐志》中的附图，或者贾似道“以图来上”之图。

关键词 扬州；城市形态；《宋三城图》；规划史；军事城市

A Study on Urban Form of Yangzhou City in the Song Dynasty

YE Yale, WANG Xuerong, WU Tinghai

Abstrac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Yangzhou city consisted of Dacheng, Fortress City (Baoyoucheng) and Jiacheng, forming the "Songsancheng" pattern and ble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citie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its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Based on ground ruins and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this paper accurately transcribes the urban form shown in the Songsancheng Map attached to the Jiajing Yangzhou Chorography on a modern map. Key details are restored in reference to both the historic synchronous cases and the national standards of city building so that the Restoration Map of Songsancheng can be completed. The urban form revealed in the Songsancheng Map is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examples of typical military citie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national fortification cod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ongsancheng Map is likely to be the illustration included in the Baoyou Yangzhou Chorography compiled in the Baoyou Dynasty (1253-1258), or the map submitted to the emperor by Jia Sidao.

Keywords: Yangzhou; urban form; the Songsancheng Map; planning history; military cities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361/j.upf.201806012
文章编号 1000-3363(2018)06-0103-08

作者简介

叶亚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yeyale66@163.com

王学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cchc.wangxr@aliyun.com

武廷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讯作者，wutinghai@139.com

扬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受江岸变迁和运河建设的影响，扬州古代城址变迁呈现江退城进、自南而北的总体趋势：隋代以前，邗城、广陵城建在蜀冈之上；隋唐五代时期，江都城、扬州城横跨蜀冈上下；北宋和元明清扬州城均在冈下（武廷海，等，2014）。南宋时期蜀冈上城址得到重新利用，形成为由大城、堡垒城（宝祐城）和夹城三个部分构成的“宋三城”格局，在扬州建城史上别具一格。如果说隋代江都城作为帝国陪都，是扬州在政治层面的高峰；唐代扬州城作为天下都会，是扬州在经济层面的高峰；那么，南宋扬州城作为国门重镇，则是扬州在军事层面的高峰，也是中国古代军事城市的典范（王学荣，等，2015）。南宋扬州城三城串联的城市格局，与同时代的静江府城（今桂林）和平江府城（今苏州）相比，既具有军事城池的共同特点，又有自身鲜明的形态特色。研究扬州宋三城的平面形态，对于加深对宋代城市规划建设史的认识，以及推进扬州历史名城保护规划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对宋三城平面形态的研究集中在平面布局和城防设施形态两个方面。在平面布局方面，安藤更生（1980）和纪仲庆（1979）先后对扬州城遗址进行实地踏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规画‘理论’的秦都咸阳规划设计方法与技术研究”（项目批准号：51378279）；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中国古都规划象天法地思想及技术方法研究：以秦咸阳为例”（课题编号：201300022110027）

勘,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出宋大城的城址轮廓和宋夹城、宝祐城的大致范围;俞永炳等(1990),蒋忠义等(1992)和蒋忠义(1993)经过初步的勘探和试掘,基本确定了宋三城的城廓范围(平山堂城和夹城南墙除外^①),基本明确了城内的路网、水道和桥梁位置;王学荣等(2015)发现并提出平山堂城及与宝祐城西门外瓮城之间的连接线,和包裹于宝祐城和平山堂城之外的“李庭芝大城”;汪勃和王小迎(2015)对南宋堡城和宝祐城进行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确定了宝祐城南墙位置和平山堂城的位置;叶亚乐(2017)通过卫星影像识别和定量计算,确定了夹城南墙的位置。当前宋三城平面布局已比较明朗。在城防设施形态研究方面,扬州城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测绘了宋大城东、西、南和北四门,宋夹城北半部城墙和北城门,宝祐城城墙和城门等平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2015;汪勃,王睿,王小迎,等,2014;汪勃,王小迎,等,2015;汪勃,王睿,束家平,等,2015;汪勃,王睿,束家平,等,2017;汪勃,王睿,束家平,等,2018;王睿,等,2018)。刘妍(2009)在考古遗址平面的基础上,结合城建史料和筑城规范研究,对宋大城南门、东门、西门和北水门的已发现局部进行了三维空间复原。然而,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仅仅依靠城建史料、考古发现和筑城规范的研究,尚无法复原其它城门和城墙的平面形态,这是当前宋三城平面形态研究的难点和瓶颈。

有鉴于此,本文拟根据扬州历史遗迹与考古信息,将城墙形态在现代地图上进行准确落位,并参照同时期案例与国家营城规范,复原城市营建的关键细部,最后形成综合复原图。文章首先梳理宋三城营建历程,厘清各空间要素的建设时期,进而将《宋三城图》中的城防设施按符号表达进行分类,并结合考古资料和经典案例,推测各类符号所代表的设施形态及其组合关系;通过分析宋代筑城规范,探讨扬州城建的关键细

节,最终绘制出《宋三城平面形态复原图》。

1 宋三城建设历程

宋三城的建设历程包括后周、北宋与南宋三个时期。其中,后周时期建设周小城,北宋时期州城沿用周小城,南宋时期则强化州城,打造三城体系。

宋三城营建基础为唐末扬州城,此时扬州城的规模很大,蜀冈上有子城,蜀冈下有罗城。唐末五代之际,扬州城屡经战乱,杨行密占据之时已没有昔日的繁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周世宗南征逼近扬州,南唐皇帝李璟自知难守,焚烧城内的官私建筑,将居民迁至长江以南。显德五年(958年),后周军攻陷扬州城,由于城广人稀,难于防守,世宗命令韩令坤在唐罗城的东南角新建小城,史称“周小城”。《旧五代史》卷一一八记载“于故城内就东南别筑新垒”,表明修筑周小城时,利用了唐至五代扬州城东南部的城墙和城门设施。

北宋时,扬州城沿用周小城。宋初建隆元年(960年),李重进为了抵抗宋军,夷平了蜀冈上的唐子城旧址。《舆地纪胜》卷二十七记载:“郭棣知扬州,按考其素,以为故城凭高,下临四面。国初李重进始夷之而改卜今。”同时修浚宋大城城隍。《宋史》卷四百八十四记载:“重进欲治装随思海入朝,为左右所惑,犹豫不决。又自以周室近亲,恐不得全,遂拘思海,治城隍,缮兵甲。”从九月己未李重进反叛,到十一月丁未扬州城陷落,李重进筑城时间不足50天,可以推测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修筑。此后直至北宋灭亡,未见扬州筑城的相关记载。

南宋期间,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先后11次修筑城池。建炎元年(1127年)至乾道五年(1169年)的5次建设活动围绕强化州城展开(表1)。根据文献记载,建炎元年(1127年)和建炎二年(1128年)吕颐浩两次修筑州城城墙,疏浚州城城壕;乾道三年(1167年),莫濛在原城墙基础上贴筑城壁,开掘旧壕,重新规划建设城墙防御设施,添筑炮台,为女墙包砖;乾道四年

(1168年),莫濛加深加阔城壕;乾道五年(1169年),王逵主持为外墙包砖。总的来看,在此期间,州城的城墙、城壕和防御设施得到了重新建设,却没有城门建设的相关记载。

淳熙二年(1175年)至咸淳五年(1269年)的6次建设活动则旨在打造三城防御体系(表2)。淳熙二年(1175年),郭棣在唐—五代子城旧址上,建设堡寨城,并建设连通堡寨城与宋大城的甬道,开挖、挑深、加阔两侧的城壕。经过此次建设活动,宋三城的雏形初露端倪。庆元五年(1199年),郭杲修补扬州城城壁,重新建设楼橹,并修建女墙。嘉定八年(1224年),在崔与之主持下,扬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系统性地修建:在宋大城,疏浚了城壕,版筑城墙(业城),在五座城门外开挖月河,置吊桥,南侧建里河;将之前的甬道(夹土城)建设成为独立的城池——宋夹城,并为其女墙包砖。至此,宋三城体系正式形成。宝祐三年(1255年),贾似道主持建设宝祐城,利用了堡寨城的西半部,并在西城墙外修筑一道城墙,将平山堂包络在内。至此,扬州城成为《宋三城图》中的形态,宋三城体系得到强化。咸淳五年(1269年),李庭芝在宝祐城的东、西、北三面护城河外修“李庭芝大城”^②,其并未呈现在《宋三城图》中。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确定宋三城中各空间要素的建设分期(表3)。宋夹城和宝祐城都建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之后,其中宋夹城、宝祐城东墙、北墙东段和平山堂城全部为新建;宝祐城南墙、北墙西段和西墙利用了唐——五代时期的基础。宋大城则是在北周和北宋城址的基础上,长期累积、不断修整的产物,其中东部和南部城防设施以唐扬州城为基础,累积了唐——南宋的建设成果;宋大城西部和北部城防设施以周小城为基础,累积了后周——南宋的建设成果;便门建于淳熙二年(1175年)之后。

2 《宋三城图》所见城市平面形态

表1 建炎元年至乾道五年的5次筑城内容记载

Tab.1 Records of the five c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first year of Jianyan to the fifth year of Qiandao

时间	主持人	筑城内容记载	来源
建炎元年 (1127年)	吕颐浩	缮修城池	《宋史》卷二十四
		修城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
		修治城池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三
建炎二年 (1128年)	吕颐浩	浚隍修城	《宋史》卷二十五
		修城浚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
		开撩城濠及措置修城壁	《宋会要辑稿》方域九
		修扬州城	《宋史》卷三十四
乾道三年 (1167年)	莫濠	贴筑城壁,开掘旧壕;添筑炮台;沿城里周围作卧牛势贴展	《宋会要辑稿》方域九
		规度城闾;瓮堞间	《宋史》卷三百九十
		开深壕河;务令深阔	《宋会要辑稿》方域九
乾道四年(1168年)	莫濠	开深壕河;务令深阔	《宋会要辑稿》方域九
乾道五年 (1169年)	王逵	其城身外表砖瓦元不曾相验修筑,虑其间不无损缺之处,难以守御。欲再加相验	《宋会要辑稿》方域九
		所有城身外表砖瓦,今相度,欲乞差委统制官路海量带白直鞍马前去,再行仔细相验	《宋会要辑稿》兵二九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2 淳熙二年至咸淳五年的6次筑城内容记载

Tab.2 Records of the six c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second year of Chunxi to the fifth year of Xianchun

时间	主持者	筑城内容记载	来源
淳熙二年 (1175年)	郭棣	修扬州城壁,依古城旧基帮筑堡垒	《宋会要辑稿》方域九
		于古城旧基添筑堡垒,于内合建仓储米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二
		请即遗址建筑	
		中夹甬道,疏两壕相通	《舆地纪胜》卷二十七
		深九曲池,即建楼为筹边	
		筑维扬城,又旁筑一城曰堡垒	《程史》卷一
淳熙八年(1181年)	未知	郭棣帅淮东,实筑二城	《程史》卷二
		修扬州城	《宋史》卷三十五
		修扬州城	《宋史》卷三十六
庆元五年(1199年)	郭杲	修治扬州城壁	《宋会要辑稿》方域九
		措置修补城壁,卓立楼橹,修治女墙等	《宋会要辑稿》方域九
嘉定八年 (1224年)	崔与之	(大城)河面阔……;复作业城,五门为月河	
		(夹城)属以夹城如蜂腰;浚之概如州城,壕计七百三十一丈;甃女墙以壮其势	崔与之《扬州重修城濠记》,见《崔清献公全集》
		(市河)又加深广,造舆梁五	
		浚濠广十有二丈,深二丈	
		西城壕势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马	《宋史》卷三十六
		开月河,置钓桥	
		旧筑夹土城往来,为易以甃	
		(大城)河面阔……复作业城,五门为月河;南为里河	
		(夹城)属以夹城,势如蜂腰;浚之概如州城;且甃女墙,以壮其势	洪咨夔《扬州重修城濠记》,见《平斋集》
		灌州城壕;灌西城壕	
宝祐三年(1255年)	贾似道	(市河)加深广;新舆梁五	
		复增堡城以壮广陵之势……包平山而瞰雷塘	《嘉靖维扬志》卷十
咸淳五年(1269年)	李庭芝	筑大城包之(平山堂)	《宋史》卷四百二十一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查阅现存文献,没有发现关于宋三城平面形态的详细文字记载;但明代《嘉靖惟扬志》中的《宋三城图》、《宋大城图》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中的《附宋大城图》和《附宋三城图》系

统地描绘了城墙、城门和城内的街道与桥梁,是反映宋三城平面形态的最主要文献。《宋三城图》与《附宋大城图》主体内容一致,但个别细节上有所出入(图1)。汪勃和王小迎(2015)对两图的不同之处与考古发现进行比对后认为,

在两图有出入的地方,《宋三城图》较为可信,而《附宋三城图》有失偏颇,后者可能源自前者。

《宋三城图》中的宝祐城“包平山而瞰雷塘”,与贾似道所筑之城一致,却未显示李庭芝所筑“大城”,表明该图的最初成图时间极可能在南宋宝祐三年(1255年)至咸淳五年(1269年)之间。另外,该图对于城墙和城门有较为深入的细节刻画与描绘,不同城门的画法各不相同,因此可能蕴藏着宋三城城墙与城门形态的准确信息,初步判断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然而,《宋三城图》作为地方志附图,在城市空间结构形态表达上具有示意性质,与描绘南宋时期军事城市形态的《宋平江府图》和《静江府修筑城池图》^③相比,城防设施符号的画法较为简略,《宋三城图》显得较为神秘。如果以主要特征为区分原则,《宋三城图》和《宋大城图》中城防设施符号可以分为16种类型,分别编号为A-P,其中A-M为城门相关设施,N-P为城墙相关设施(图2)。分类编号过程中暂时忽略了次要特征,比如宋大城东门和西门、宋夹城东门和西门外的四个F类设施虽画法稍有区别,但总体特征一致,故均编号为F。城门处各类符号成组出现,构成不同类型的城门,比如宋大城西门最为复杂,从内到外由A-B-F-G四类符号代表的设施构成。

《宋大城图》的制图范围小于宋大城,但对《宋三城图》中的A、B、E、N、O等5类设施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描绘。通过观察所描绘的形态可以做出大致推测:A可能代表上有门楼的城门;B和E可能均代表瓮城;N可能代表城角防御设施;O可能代表马面及其上方楼橹。遗憾的是,由于该图缺少对应的文字解释,不同符号所代表的设施形态无法完全确定。

3 考古所见宋三城平面形态

1987—1989年,扬州市考古队对宋三城城址进行了勘察和试掘,基本上厘清了宋三城的城址布局,初步绘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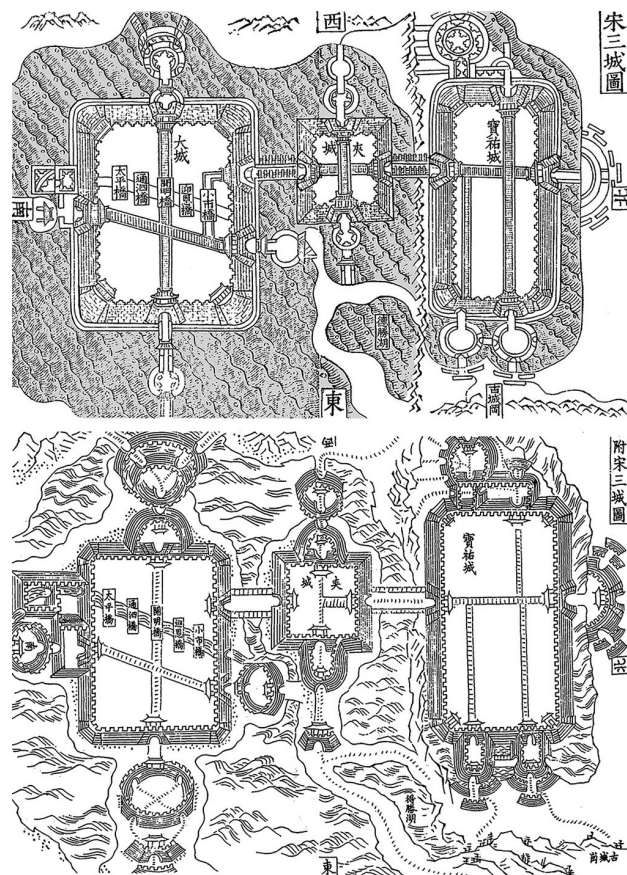


图1 《宋三城图》与《附宋三城图》比较

Fig.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ap of Songsancheng and the attached map of Songdacheng

资料来源:《嘉靖惟扬志》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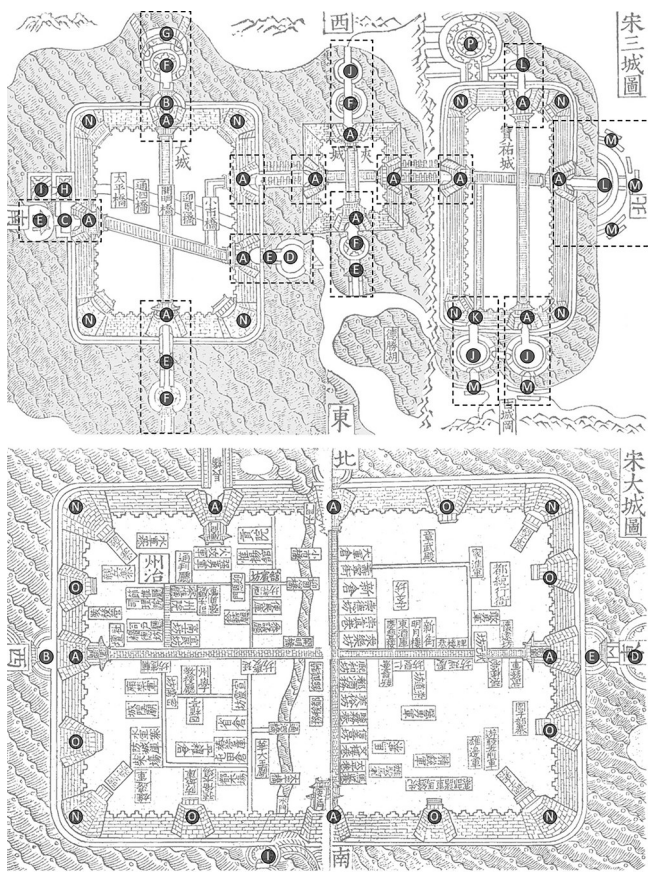


图2 《宋三城图》和《宋大城图》中的设施符号

Fig.2 Symbols of the facilities in the Songsancheng map and the Songdacheng map

资料来源:《嘉靖惟扬志》。

《宋三城考古复原图》(图3)(俞永炳,等,1990)。1990—2013年,先后对宋大城西墙遗址局部、宝祐城南门遗址南缘、宋大城西门遗址、宋大城北门和北水门遗址、宋大城东门遗址、宋大城南门遗址、宝祐城西城外城壕开展了有计划的考古发掘,相关成果汇总在两册考古发掘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2015)。2009—2010年,为配合宋夹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发掘了宋夹城北门遗址,对宋夹城北墙和东墙北段、西墙北段进行了考古勘探^④。2013年起,扬州城考古队对蜀冈上城址进行了整体勘探,对宝祐城东城门及城门外城壕,西城外桥梁,阻水坝和“瓮城”,北城墙西段城门和水涵洞,宝祐城南门遗址,宝祐城西北城角和东北城角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发表了相关考古发掘报告(汪勃,王睿,王小迎,等,2014;汪勃,王小迎,2015;

表3 宝祐年间的宋三城中各空间要素的建设分期

Tab.3 Stages of elements in Songsancheng in the Baoyou era

时期		唐-五代	后周	北宋	南宋(1175前)	南宋(1175后)
宋大城	东墙、南墙	□	□	□	□	□
	西墙、北墙		□	□	□	□
	东门、南门	□	□	□	□	□
	西门、北门		□	□	□	□
	便门				□	□
宋夹城						□
宝祐城	东墙、北墙东段					□
	平山堂城					□
	南墙、北墙西段、西墙	□				□
	东门、北门					□
	南门、西门	□				□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注:表中“□”代表存在该时期的建设。

汪勃,王睿,束家平,等,2015;汪勃,王睿,束家平,等,2017;汪勃,王睿,束家平,等,2018;王睿,等,2018)。此外,汪勃(2015)和王小迎(2015)对宋三城的城门、城壕和相关设施的发掘报告进行了整理,说明了宋三城城门与城壕建设的总体情况。

迄今为止,在宋三城遗址上共发掘

了城墙断面18处、城门遗址9处,发现宋代道路基址10处(图4)。

18处城墙断面中,有一处发现了宋代的马面,说明宋大城城墙上设置有马面。然而由于城墙遗址顶部均没有遗存,从探沟中无法得知城墙顶部的设施形态。宋大城西门遗址两侧发现了后周时期的两处马面。马面中心间距约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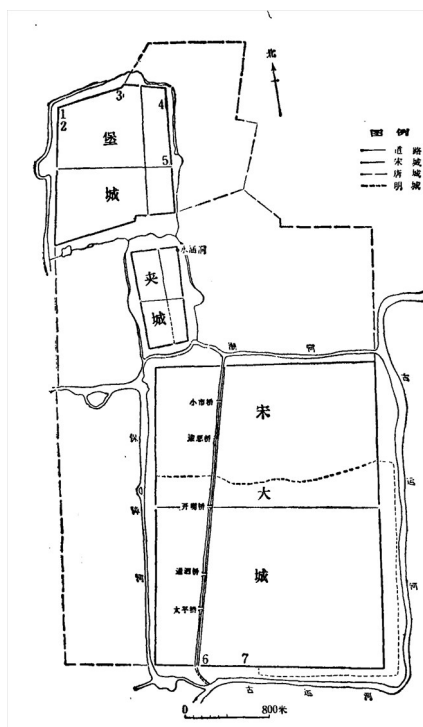


图3 宋三城考古复原图
Fig.3 The archaeological restoration map of Songsancheng
资料来源:俞永炳等,1990.

48m,合宋代31丈,与《墨子》中“三十步置坐候楼”和《嘉泰会稽志》卷一“大城上每三十步置马面敌楼各一座”的要求相符。

9处城门遗址为宋大城东、西、南和北四门,宋夹城北门,宝祐城西、南、东和北城墙西段城门。其中,宝祐城西、南和东仅发掘了局部,宝祐城北门遗址由于现状设施叠压,暂时不具备发掘条件;宋大城北城墙西段便门和宋夹城东门、西门、南门遗址已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宋大城东门、西门、南门和北门遗址等4处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较大,城门考古平面图较为完整。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宋大城东、西、南和北四门外均有方形瓮城,宝祐城西门、北门、东门和东南门(东城墙南段城门)外濠中有岛,上有月牙形的城,其中以西门和门外相关设施保存情况最好。考古发现的城门形态与《宋三城图》中对应位置的设施符号均有形似之处。

将5处考古平面要素进行分解,并与《宋三城图》进行空间对照,可以确定《宋大城图》中符号A、B、C、E、F、L所代表设施的空间形态:A代表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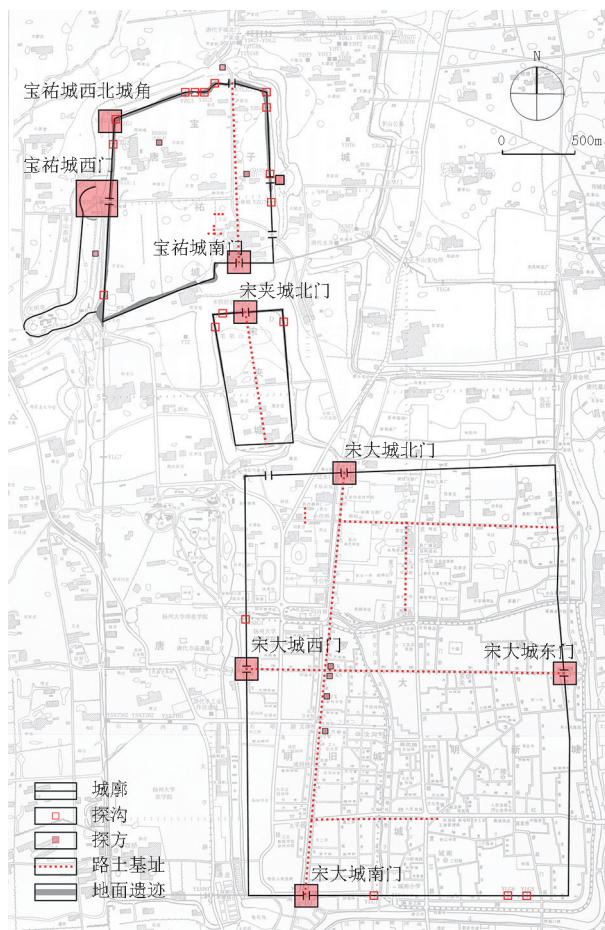


图4 宋三城的地面遗存和考古发掘成果汇总
Fig.4 Ground remain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in Songsancheng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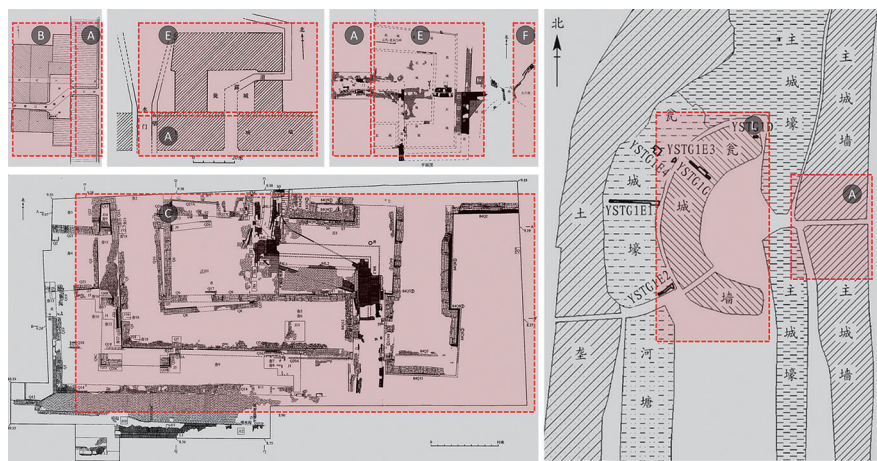


图5 城门考古遗址平面图要素分析
Fig.5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site plan of the city gates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2015;汪勃,王睿,束家平,等,2017.

门,从《宋三城图》中的符号形态看,上面可能有门楼;B代表平面不规则、内部道路呈“L”形的方形瓮城;C代表平面规则、内部道路呈“L”形的方形瓮城;E代表内部道路呈“L”形的

方形瓮城;F和L代表濠岛上月牙形的城——“月城”(图5)。通过与F类设施比较,可以推测G为F的变体,濠岛形状为月牙形的月城。

此外,配准后的1973年扬州蜀冈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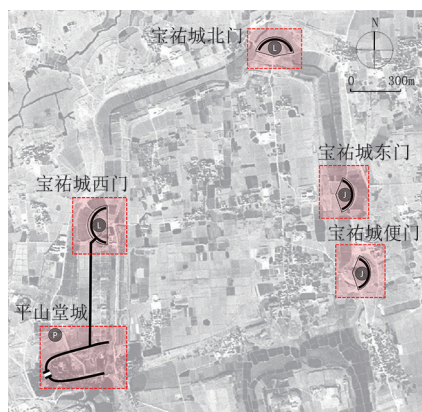


图6 历史卫片上的设施要素分析

Fig.6 Analysis of facility elements on the historical satellite m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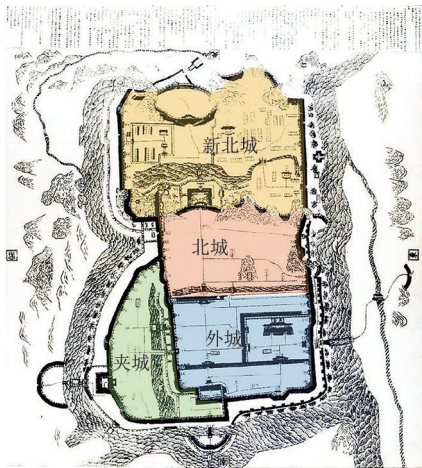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底图来自于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 <https://earthexplorer.usgs.gov/>.

图7 静江府修筑城池图

Fig.7 The Jinjiang city construction map

资料来源:底图来自于傅熹年, 2004.

片清晰反映宝祐城东门、东南门、西门和北门外的防御设施形态。通过形态分析和对比,发现卫片中的遗迹外形与《宋三城图》中对应位置的设施符号均有形似之处,进而确定J和L均代表濠岛中月牙形的城,宝祐城西门濠岛呈半圆形,东门、东南门和北门外的濠岛近似扇形;P代表包平山堂的城墙(图6)。

4 宋代营城例证对宋三城形态研究之借鉴

南宋静江府城和平江府城与扬州城行政级别相同,且分别有较为精确的《静江府修筑城池图》和《宋平江府图》传世。相比之下,从南宋期间的军事形

势看,静江府城和扬州城均位于战争前线,两者军事地位相当;而平江府城只在建炎初年的混乱中遭到金兵入侵,后长期作为内陆腹地。相应地,《静江府修筑城池图》对城门、城墙等军事防御设施刻画较为细致,对内部空间轻描淡写,与《宋三城图》颇为相似;而《平江府图》对城墙、城门描摹相对粗略,侧重对城市内部空间的记录。因此,本文选择静江府城作为借鉴研究对象。

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至咸淳八年(1272年),出于军事防卫的需要,静江府城在原桂州府城的基础上,先后进行过4次拓展(图7)。咸淳八年(1272年),静江府经略使胡款将南宋末年四次筑城的简况刻于鸛鵂山崖壁,在文下刻图描绘当时静江府城的建设成就,因题记为《静江府修筑城池图》,该图一般被称作《静江府修筑城池图》。其成图时间仅晚于《宋三城图》约20年,是在相同官方规范的指导下修建而成,因此《静江府修筑城池图》中的平面形态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傅熹年(2004)在《中国古代建筑十论》中对《重修静江府城图》进行了整体性的分析,并对关键节点进行了重绘。

《静江府修筑城池图》显示,城门防御体系的构成为城门+瓮城,已经出现了设置与水中的月城,月城的空间结构与扬州城宝祐城东、西和北四个城门外的月城遗存契合度非常高,亦与《宋三城图》中的图样基本相符,同时,对羊马城的位置和形态进行了澄清。相对于《宋三城图》而言,《静江府修筑城池图》进一步细化了城门、瓮城、月城、羊马城的具象形态,譬如城门楼和硬楼有区别;月城城墙或可有垛口或无垛口等。二者对比可发现,城门防御体系的构建,靖江图无固定规制,与扬州不可比拟。也即《静江府修筑城池图》提供的是个案,《宋三城图》提供的是体系化的制度。《静江府修筑城池图》对于正确理解《宋三城图》与城门相关的防御体系图样很有帮助。因篇幅限制,兹不详述。

5 宋代筑城规范要求与宋三城

细节探讨

两宋时期随着军事形势日益严峻,在皇帝的敕令下,官方先后颁布《武经总要前集》和《守城机要》两部兵书,其中相关章节提出了城池建设的规范性要求;类似于《营造法式》作为建筑设计与施工的国家规范,两部兵书中的相关要求具有“国家筑城规范”的性质。因此,除了《宋三城图》中的简略描绘外,宋三城的建设还应遵守相关筑城规范的要求。

《武经总要》是曾公亮和丁度奉皇帝之命集中国家力量编纂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分前后两集。《前集》卷十二“守城”从军事防御的需要对城池制度提出了系统而详细的要求。庆历四年(1044年),仁宗皇帝核定《武经总要前集》并为之作序,首次刊行天下。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又曾重刻,在南宋时期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守城机要》是南宋时期守城名臣陈规创作的军事书籍。靖康末年(1127年),陈规防守德安府城大败敌军后,创作《守城录》四卷,其第二卷《守城机要》为经验总结,提出在新的战争方式下,对于《武经总要前集》所代表的旧有规范的修正。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下诏刻印《守城机要》为《规德安守城录》,并颁行天下。此外,《营造法式》卷三“城”一节提及了城墙的高、宽、收分等制度要求和工程做法,但相对《武经总要前集》和《守城机要》过于简略,指导性不强。

比较《武经总要前集》和《守城机要》的颁行时间和宋三城与静江府城修筑时间可以发现,宋大城的最初修筑时间在《武经总要》刊行前;宋夹城和宝祐城的建城时间均在两部兵书颁行之后。因此可以推断,宋大城的建设先后受到了《武经总要前集》和《守城机要》的影响,宋夹城和宝祐城的建设则受《守城机要》的影响更大。

关于马面的间距。前文述及考古发现的两个周小城马面间距接近30步,与较早的筑城规范相符;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表明,南宋时期贴筑州城城墙

时,仅在城里作“卧牛式贴展”,因此推测宋大城的马面间距仍为30步。《守城机要》提出“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说明在1172年之前,已形成60步一座的新规范,因此宋夹城、宝祐城和平山堂城的马面间距当为60步。

关于城角的形状。传统上大部分城角为方形,《武经总要前集》在插图中表明当时已经出现弧形的城角,但没有提出严格要求。《守城机要》提出在炮石攻城时代,如果在城角的两个方向各立一架大炮,方形的城角就无法防守,提出“将城角缩向里为利,甚不可忽也”,可见弧形城角的重要性。因此,《宋三城图》中宋大城和宝祐城四角为弧形,宋夹城的四角为方形,并非随意绘制;宋大城和宝祐城的城角容易受到两个方向的进攻,故设为弧形,宋夹城城角受到宋大城和宝祐城的保护,不会受到南北两侧的进攻,因此为方形。宝祐城西北城角的考古发掘实证确为圆形,与规制要求一样。

关于羊马城的设置。羊马城最早出现在唐代文献《通典》中,“城外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墙,谓之羊马城”。《武经总要前集》中要求“壕之内岸筑羊马城,去大城约十步”,与唐代的规范一致。《守城机要》要求去城3丈,筑羊马墙,墙上每1丈留空眼一个,用来观望敌军动向;要求在城门两侧距离2丈处,筑垂直与大城的羊马墙,中间开门,使敌人冲入羊马墙内后,不知城门所在。在《修筑静江府城池图》中,遵守了《守城机要》中上述两条要求,在城壕内和城门口均设置有羊马墙,可见羊马墙的重要性。虽然《宋三城图》中没有类似表达,但宋三城也应遵守相关规范,设置羊马城。

关于护门墙的设置。在宝祐城东门和北门外,已出现成组的护门墙(M代表的设施),但在其它城门外却没有相关表达。《武经总要》中尚没有护门墙的要求,但《守城机要》新提出在羊马城内,城门前五丈以外,修筑护门墙,用以阻止敌人窥视城内。在《修筑静江府城池图》中,多个城门外都设置了护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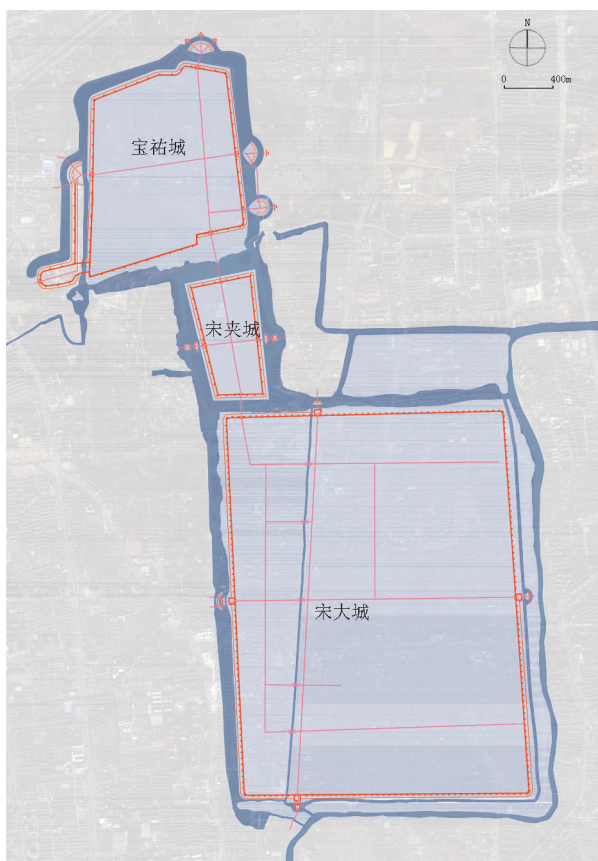


图8 宋三城平面形态复原意向图

Fig.8 The restoration map of Songsanche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墙,可见其重要性。因此,在宋三城中,除了连通三城的城门,其它直接对外的城门应当设置护门墙。

基于以上设施形态、设施组合和筑城细节的研究,复原宋三城的平面形态,绘制《宋三城平面形态复原图》(图8)。

6 结语

《嘉靖惟扬志》所附《宋三城图》与《宋大城图》象征性地描绘了城墙、城门和城内的街道与桥梁,是迄今发现的反映宋三城空间形态的最可靠文献。然而由于其示意性和复杂性,历来研究者对其信息挖掘程度有限,也因此阻碍了宋三城平面形态的研究。本文将《宋三城图》与考古发现、营城例证筑城规范等进行综合研究,揭示了《宋三城图》中城市形态信息的准确性。

根据《嘉靖惟扬志》记载,明代编

纂《嘉靖惟扬志》时,南宋《宝祐志》尚存,并且在卷首“古今图”的21幅图中,只有《宋三城图》和《宋大城图》画法较为特别。本文研究发现,《嘉靖惟扬志》所附《宋三城图》所描绘设施形态与已有考古发现基本一致,且与宋代营城例证和国家筑城规范相符合,可能就是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年)编纂的《宝祐志》中的附图,或者贾似道“以图来上”^⑤之图。

总结南宋扬州城文献和考古资料,可以发现:①扬州城单个城门设施的基本空间构成为“城门+瓮城+桥+月城+桥+护门墙”,通过在水中增设月城以增加防御的强度和纵深是其特点。同时,在实际建设中出现了几种变体;②扬州宋三城整体布局与单个城门的结构有同构之处,甚至可以认为其思维根源源自城门防御设计。换言之,以夹城作为月城单元来连接宋大城和宝祐城是对这种防御式空间构成的创造性使用;③

扬州宋三城空间布局和城门防御系统的构建, 规范性强, 相对更符合官方先后颁布的《武经总要前集》和《守城机要》所提出的规范性要求。

宋三城作为军事城池, 有着军事城池的普遍特征, 且与“扬一益二”的唐代扬州城的城市性格截然不同。本文复原宋三城平面形态, 对于展示扬州城历史文化的另一个侧面, 指导扬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提供了科学支撑。基于研究工作绘制的《宋三城平面形态复原图》有利于帮助人们直观地认识宋代扬州城的形态特征, 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希望能进一步完善, 展现扬州城昔日的金城风貌。

注释

- ① 宋三城考古勘探和试掘时, 宋夹城遗迹无存, 且未对平山堂城进行试掘, 因此未能确定二者的位置。
- ② 所谓“李庭芝大城”, 系2012年设计扬州城蜀冈区域城墙和护城河保护展示工程方案时研究发现, 使用“李庭芝大城”的称谓, 主要是文献中没有专属名称, 也是为了在行文表述上有别于宝祐城。这些年的实际考古发现表明, “李庭芝大城”实际上是规模很大由人工堆积形成的土垄, 从功能上可以称之为防御设施。
- ③ 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 郡守李寿明主理平江府, 将当时的城市建设情况刻绘在一块石碑上, 流传至今, 该图被称为《宋平江府图》。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 静江府经略使胡榘将南宋末年四次筑城的简况刻于鹤鸣山崖壁, 在文下刻图描绘当时静江府城的建设成就, 因题记为《静江府修筑城池记》, 该图一般被称作《静江府修筑城池图》。两图刻画精细, 可读性强, 均被收入郭黛姮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中。
- ④ 相关考古资料尚未发表, 扬州市文物局向作者提供了相关资料以作研究之用, 特表示感谢。
- ⑤ 见《宋史》卷四十四“本纪理宗本纪四”记载:“(宝祐三年二月)己卯, 复广陵堡城, 贾似道以图来上。”《嘉靖维扬志》卷十记载, “宋宝祐三年二月, 敕贾似道筑宝祐城诏曰:‘昔韩琦在泰州, 军民附城而居, 无所捍御, 筑外城十里, 西贼惮之。卿久护全淮, 向城、宝应城、通州城东海外户既绸缪矣。今复增堡城以壮广陵之势, 朕披来图, 包平山而瞰雷塘, 可以广营屯便牧圉矣。’”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安藤更生. 唐宋时期的扬州城[M]//鉴真

- 大和尚传之研究. 东京: 平凡社, 1980. (ANDO Y. Yangzhou cit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M]//A study on the biography of the great monk of Jianzhen. Tokyo: Heibonsha, 1980.)
- [2] 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十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FU Xinian. Ten views on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M]. Shanghai: Fudan Press, 2004.)
- [3] 纪仲庆. 扬州古城址变迁初探[J]. 文物, 1979(9): 43-56. (JI Zhongq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Yangzhou ancient city sites[J]. Cultural Relics, 1979(9): 43-56.)
- [4] 蒋忠义, 王勤金, 李久海, 等. 近年扬州城址的考古收获与研究[J]. 东南文化, 1992(2): 145-157. (JIANG Zhongyi, WANG Qinjin, LI Jiuhai, et al. Archaeological finds and researches of the Yangzhou city site in recent years[J]. Southeast Culture, 1992(2): 145-157.)
- [5] 蒋忠义. 隋唐宋明扬州城的复原与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论丛.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 (JIANG Zhongyi. The restoration and research of Song Ming Yangzhou city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M]//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ollection on Chinese Archaeology.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93.)
- [6] 刘妍. 隋——宋扬州城防若干复原问题探讨[D]. 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LIU Yan. Restoration of the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in Yangzhou city (Century 6-13A.D)[D]. The Dissertation for Master Degree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2009.)
- [7] 汪勃, 王睿, 王小迎, 等. 江苏扬州蜀冈古代城址的考古勘探及初步认识[J]. 东南文化, 2014(5): 57-64. (WANG Bo, WANG Rui, WANG Xiaoying, et al.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on the ancient city site of Shugang in Yangzhou, Jiangsu and some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s[J]. Southeast Culture, 2014(5): 57-64.)
- [8] 汪勃, 王睿, 束家平, 等. 江苏扬州南宋宝祐城东城门北侧城墙和东侧城壕的发掘[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5(9): 74-92. (WANG Bo, WANG Rui, SHU Jiaping, et al. Excavation of city wall north of east gate and east moat at Southern Song Baoyou city site[J].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2015(9): 74-92.)
- [9] 汪勃, 王睿, 束家平, 等. 江苏扬州宋宝祐城西城门外瓮城墙和瓮城壕的发掘[J]. 东南文化, 2017(2): 52-61. (WANG Bo, WANG Rui, SHU Jiaping, et al. The excavation of the Barbican walls and trenches outside of the west gate of the Song's Baoyou city, Yangzhou, Jiangsu province[J]. Southeast Culture, 2017(2): 52-61.)
- [10] 汪勃, 王睿, 束家平, 等. 扬州蜀冈古代城址内三处道路遗迹发掘简报[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8(9): 24-38. (WANG Bo, WANG Rui, SHU Jiaping, et al. Excavation report of three road vestiges of Shugang ancient city site in Yangzhou[J].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2018(9): 24-38.)
- [11] 汪勃, 王小迎. 扬州南宋堡城和宝城的发掘与研究[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5(9): 112-131. (WANG Bo, WANG Xiaoying. Southern Song fortress city and Baoyou city in Yangzhou: excavation and research[J].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2015(9): 112-131.)
- [12] 汪勃. 扬州城的城门考古[J]. 大众考古, 2015(11): 20-37. (WANG Bo. Excavation of the gates of the Yangzhou city site[J]. Popular Archaeology, 2015(11): 20-37.)
- [13] 王睿, 王小迎, 汪勃. 2017年扬州蜀冈古代城址发掘[J]. 大众考古, 2018(2): 14-17. (WANG Rui, WANG Bo, WANG Xiaoying. Excavation of the ancient site on the Shugang ridge of Yangzhou in 2017[J]. Popular Archaeology, 2018(2): 14-17.)
- [14] 王小迎. 宋代扬州城濠及相关设施的发掘与研究[C]. 扬州: 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 2015. (WANG Xiaoying. Excavation and study on the moats and relevant facilities of the Yangzhou city in the Song Dynasty[C]. Yangzhou: Yangzhou City Archaeological Symposium, 2015.)
- [15] 王学荣, 武廷海, 王刃余. 扬州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唐子城·宋宝城城垣及护城河保护展示总则[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WANG Xuerong, WU Tinghai, WANG Renyu. Yangzhou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city site park——general rul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walls and moats of Tangzicheng and Songbaocheng[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5.)
- [16] 武廷海, 王学荣. 京杭大运河城市遗产的认知与保护: 以扬州为例[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 (WU Tinghai, WANG Xuerong. 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urban heritage of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a case study of Yangzhou[M].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2014.)
- [17] 叶亚乐. 扬州夹城地区规划设计研究[D]. 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 (YE Yale. Study on planning and design of Jiacheng Area in Yangzhou[D]. The Dissertation for Master Degre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2017.)
- [18] 俞永炳, 李久海. 江苏扬州宋三城的勘探与试掘[J]. 考古, 1990(7): 608-613. (YU Yongbing, LI Jiuhai. Exploration and trial excavation of three cities of Song dynasty in Yangzhou, Jiangsu province[J]. Archaeology, 1990(7): 608-613.)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南京博物院,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扬州城: 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Museum; Yangzhou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The Yangzhou city sit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reports from 1987 to 1998[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南京博物院,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Museum, Yangzhou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reports of the Yangzhou city site(1987-1998)[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15.)

修回: 2018-11